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上

宋 袁樞 撰

宦官亡漢 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

漢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事見竇氏專恣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勲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十四年　初封大長秋鄭衆為鄛鄉侯

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

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仲長統昌言曰光武

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

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

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内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

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

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乖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　大長秋鄭衆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建光元年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封為都鄉侯李閏為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黄門令劉安鈎盾令陳達等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司徒楊震上疏不省

延光二年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傾揺朝廷楊震上疏不聽

三年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震復上疏豐等惶怖遂共譖震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酖而卒 秋八月江京樊豐等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四年北鄉侯即位有司奏樊豐等互作威福皆下獄死

冬十月中常侍孫程等迎濟陰王即皇帝位 五事並見倭倖廢立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

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

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究青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
聖政令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黄
門辟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
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内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
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
朝號令豈可蹉跌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
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
為變政教一立蹔遭凶年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

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

可致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宦者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南郡黄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黄瓊復救明其事久乃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来無功小人

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永和元年十二月以前司空王龔為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黄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横為讒佞所誣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詰理訴究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决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

乃得釋

二年冬十月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龔乃止

三年梁商以曹節等用事遣子冀不疑與交友

桓帝建和元年秋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之書奏不省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李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與

妖賊劉文等交通皆收繫死獄中 三事並見梁氏之變

永興元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亡者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大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

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讁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隷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顔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

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隷冀州饑人相食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檻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

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隷芟刈小民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

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延熹二年秋七月帝召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

誅梁兾（事見梁氏之變）

八月詔賞誅梁兾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為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勲等七人皆為亭侯帝既誅梁兾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兾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

為鄉侯自是權埶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内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户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劒戟送黄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

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

狂戇不足加罪常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横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横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内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毁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

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黨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
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徼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
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
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敢以
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冬十月中常侍單超
疾病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　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
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高祖之約
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録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

爵尚書令黄儁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内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宫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宫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内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

則治中常侍黄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横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雨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盗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

故多為盜賊馬中常侍候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刼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左悺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為京兆尹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灋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

六年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為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埶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尚書朱穆疾

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

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七年十二月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臧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

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附會者因公褒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設

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縯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

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尹勲等亦皆奪爵　三月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汙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相黨共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與膺緄俱輸作左校　夏五月丙戌

太尉楊秉薨秉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土競立胤嗣繼體傳爵又嬖女充積冗食空宮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

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詔特台瑜問灾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為議郎十一月太尉陳蕃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以灋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

令忠臣同慂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黄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

寃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冦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隷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黄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宫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九年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襃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

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究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

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埶縱橫岑晊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

舉奏覽罪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黄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之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冤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共諫請瑨瓆超浮等罪帝不悦有

司刼奏之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産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

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必加刑謫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黄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横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

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徵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

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鳥獸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靁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譛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任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寇孫鄧

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
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
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
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誕至十子今宫女數千未聞慶
育宜修徳省刑以廣螽斯之祚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
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
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
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

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

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

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黄門常侍

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書

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數

游後宫始置之耳尚書承旨奏楷不正辭理而違背經

藝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隷正楷罪法

收送雒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

不誅猶司寇論刑符節令汝南蔡衍議郎劉瑜表救成
瑨劉瓆言甚切厲亦坐免官瑨瓆竟死獄中瑨瓆素剛
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
晊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
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
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
正
河南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隷李膺
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

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

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

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張鳳等上書事見諸羌叛

服下

永康元年五月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黄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

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録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禼伊吕之佐而虚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真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内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

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

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

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黄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謗讟陶等曰令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

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朱寓沛人苑康勃海人楊喬會稽人邊韶陳留人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十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宏者河間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武乃入

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禄大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黄門虎賁羽林千人奉迎宏時年十二

靈帝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録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安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己亥解瀆亭侯至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

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　六月癸巳録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武子機為渭陽侯兄子紹為鄠侯靖為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為長安鄉侯侯者凡十一人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亦何勲之有豈可横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

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夫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振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心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於

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謟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内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

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門戸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内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

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隷校尉劉祐為

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武奏免黄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黄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内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駡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

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唶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

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黄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刀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黄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宫人旬日之間貲財巨萬大臣若此為是道邪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

獄黄門從官騶蹋蹴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宫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

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賔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宫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為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勃海巴肅始與武等同謀曹節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

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侍黄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十一人為關内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蕃友人陳留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殯斂武尸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為已子與令史南陽張敞共匿之於零陵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曹

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二年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御坐上癸巳大風雨雹霹靂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奐又與尚書

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願陛下仰慕

有虞烝烝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兹又故太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惟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

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
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以它罪收𢿱掠死於獄帝以
蛇妖問光禄勲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来灾不空
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顔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
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
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别内外之宜抑皇甫之
權割艶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福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

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陳留秦周魯國蕃嚮東萊

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
舉抜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
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
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
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
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
虞放及李膺杜密朱㝢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
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

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甘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

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

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

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

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

柰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初中常侍張讓父死
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
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顒素與
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為
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罹黨事者
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初太尉袁湯三
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時
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

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輳歸之輜軿柴轂填接街陌術亦以俠氣聞進從兄子閎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户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

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

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十一月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惟黨人不赦　帝

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黄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冤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熹平元年五月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六月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

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别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

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别葬懿陵武帝黜

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賈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于宣陵　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

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
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
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
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它事奏
猛論輸左校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
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　渤海王悝之貶
癭陶也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
帝遺詔復悝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颯

中黄門董騰數與悝交通甫密司察以告段熲冬十月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迫責悝令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五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

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洊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問以災異及消後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内亂加四百之期

亦復垂及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幸賴
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
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
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絶尺一抑止槃游冀
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
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
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
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讒諛驕溢續以永樂

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令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令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

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絶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大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

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曰臣實愚戇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

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彊愍邕無罪力為伸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議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　宋皇后無寵後宫幸姬衆共譖毀渤海王悝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酆及兄弟並被誅　丙子晦

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
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
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帝不省
二年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
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
貪暴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
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
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

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
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
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彪賜之子也時甫休沐
里舍頻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頴及中常侍
淳于登袁赦封昜等罪辛巳悉收甫頴等送洛陽獄及
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
先嘗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
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

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阬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

甫尸道次慨然扶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令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二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

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埶復盛節領尚書令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幾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

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冦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𦤎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

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冓其禍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寑不報中常侍呂彊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彊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

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剌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户有飢色案灋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

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

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隷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徴邕更加授任反頴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上禄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别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説郃曰公出自宗室

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隷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

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四年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中常侍趙忠領大長秋

六年春三月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事見黃巾之亂

中平元年張角之亂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彊對曰黨錮久積人情

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

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品疆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疆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疆疆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疆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自屏

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産侍中河内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為内應收送黄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

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黄巾道收掠死獄中　朱儁之擊黄巾也其䕶軍司馬北地傅爕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頴川戰無不剋黄巾雖盛不

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恐之竊擊

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識變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二年春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螽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灋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

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强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之一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内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剥

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宫錢　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　秋七月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户六千　冬十月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

恐遂轉盛豕突上京民有百先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闕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孤危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黄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吕同

疇而以三仁為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前司徒陳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復藏寄小黄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三年春二月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黄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

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傳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

宅芬等謀以兵徼刼誅諸常侍黄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懐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埶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踈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

西竟天大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皆統於蹇碩帝自黄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冬十月望氣者以為京

師當有大兵兩宫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勲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秖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謂袁紹

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六年夏四月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决會疾篤屬協於蹇碩丙辰帝崩

於嘉德殿碩時在内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儳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録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已陰規誅之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虎賁

中郎將術皆為豪傑所歸信而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顒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泰為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

使黄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票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埶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吾敕票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宫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秋七月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

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

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

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

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

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

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

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

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

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髪
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
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功必不成秖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
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
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
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
卓為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

言牢直不畢禀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人憋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收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嵩從子酈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埶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

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猒若借之朝政授以兵柄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宜在速決

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辟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内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内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内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

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内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内和也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邵㫁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埶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於是以紹

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從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黄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黄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

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

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悦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黄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宫宫

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

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尸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者紹因進兵排宫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惟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叉

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至雒舍止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

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宫赦天下改光熹為昭寧失傳國璽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為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説袁紹曰董卓擁彊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

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罵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　董卓謂袁紹曰天

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横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懸節於上

東門逃犇兾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請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

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為永漢丙子卓酖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

已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尸於苑枳落中　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董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　十一月以董卓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　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黄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禄勲荀爽為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

尉汝南伍瓊説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命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復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禄勲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為五官中郎將融為太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荅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為兾

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潁州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劒立撾殺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産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妻略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夫廢立

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犇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即拜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又以袁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畏卓出犇南陽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揺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

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耶助董氏耶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有慚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上